

天台宗衰落原因的探究(下)

夏金華

外部因緣對台宗的影響

天台宗的疲弱不振之象，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也同樣不容忽視。儘管這些是屬於輔助性的，但有時也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總括起來看，這些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由於唐朝初年天台宗依然處在崛起的早期，隨著隋王朝的滅亡，宗派勢力一下子失去統治者的外護而深受影響。這種國家封建政權的無情更迭，屬於不可抗拒的巨大變革，使該宗在借助政治勢力而得以發展方面遇到逆轉與麻煩。本來，隋代文、煬二帝對天台儘管心存芥蒂，但為籠絡人心，至少表面上還是優渥禮遇，寵信有加，如「始則護廬山，主玉泉，終則創國清，保龕壘，而章安（灌頂）結集，十年送供。」¹⁶這些都是明顯的例證，實際的效果可想而知。

入唐後，李氏朝廷隱隱的猜忌恐怕就此而來。比如，初唐以來，朝廷對三論、法相、華嚴、密教等宗派祖師均先後有不同程度的青睞，如唐高祖尊奉吉藏，

太宗獎掖玄奘，法藏受則天武后優遇，「開元三大士」

——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深得唐玄宗的恩寵，然而鮮有對台宗的眷顧，卻是不容忽視的事實。¹⁷天台宗前期的發展歷經陳、隋、唐三個劇烈變換的朝代，由於智者與陳後主的特殊關係，受到楊廣的猜忌；又因為隋煬帝皈依智者和後來對天台的支持，又觸犯了唐王朝的忌諱，天台是兩頭不討好，左右得咎，又無法辯明事實。

由此可見，在激烈變動的時代，佛教（尤其是在社會上有影響力的宗派）周旋于封建統治者之間，險象環生，既要保持宗教的獨立性，又不可能不顧及到環境對自身發展的嚴重影響，如何處理得當，委實是一件頗為棘手的事情。

第二，在唐朝中晚期，亦即在湛然示寂後的一八〇年間，乃是天台的再度衰微年代。其中百二十年是在唐末，即從唐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起至唐哀帝天祐四年（九〇七）止，凡五十四年，乃五代十國時期。期間，後梁的太祖篡哀帝之位，爾後諸國蜂起，即後梁（九〇七—九二三）、後唐（九二三—九三六）、後晉

(九三六—九四六)、後漢(九四七—九五〇)、後周(九五—九六〇)五國。此後，依然篡奪繼作，諸王之進退，前後竟達十三次之多！其中有八王被弑，割據長江南北的群雄，為數成十，各自稱王，是為十國。這一時期兵戈不息，天下慘苦，民無所安，僧侶亦無學道之暇，寺宇頹敗，講學荒蕪，天台宗自然也是衰微不堪。

在這些外部諸多的不利因素中，對台宗打擊最沉重的，莫過於唐朝歷史上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與後來的「會昌法難」，造成教籍散佚、僧無居所的嚴重窘況。比如，像代表智者一生主要思想的「天臺三大部」——《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即遭安史兵殘，加上唐武宗大規模滅佛事件焚毀不少教藏，國清寺亦遭毀壞，使台宗受到重創。如《宋高僧傳》所說：

天臺教籍，會昌毀廢，文義殘缺，談妙之辭，沒名不顯。¹⁸

因此，「天台教于荊溪以後，經『安史之亂』，至會昌法難，亦甚式微」。¹⁹宋代遵式所謂「山門教卷，自唐季多流外國，或尚存目錄，而莫見其文，學者思之，渺隔滄海」云云²⁰，即指此也。儘管法難期間有天台志遠的門徒元堪將天台教籍埋藏於牆壁之中，等到唐

宣宗上臺，下詔恢復佛教時，才把壁中的書籍取出，講學弘揚；又有玄灼于大順初年(八九〇—八九一)在洛陽宣說天台教觀，門人甚至稱其為天台十祖。但所有這些諸師學風不詳，又不過是少數個案，沒有較大的影響力，而且到了五代以後，也就淹沒了蹤跡。中國佛教歷史的發展表明，戰爭與滅佛事件對佛教義學的摧殘往往是致命的。

此外，禍不單行，唐末農民暴動也直接給台宗的發展造成威脅，如黃巢曾率兵兩度進入浙江地界²¹，從而殃及天台的勢力範圍。尤其是浙江東部地區裘甫的暴動，又使得地處剡溪的天台根據地直接受到損害。「剡寇求(裘)甫，率徒二千，執兵晝入。」²²所有這些，對於處於衰落狀態中的天台宗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本來重視止觀修習、定慧雙開的特長不但無從發揮，反而在內部的衰弱不振與外界諸多變故的雙重夾擊下喪失殆盡了。

第三，佛教其他宗派之間相互吸收對方教義以互補壯大的努力，也在無形之中對天台宗的生存空間造成擠壓，迫使它不能固守原有的路線，揚長避短，正如唐代梁肅所描述的那樣，「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為坑為陷。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滯

浪不能住者，……有枯木而成定者，有竅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掌權者，有假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爲密者，有齒舌潛傳爲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爲祖，繼祖爲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²³其中指涉當時佛教界存在的種種不良現象甚多，但主要是針對華嚴、禪宗和密教之所爲而發。宋朝的情形主要則體現在兩個方面：

(1) 在修持實踐上，強調簡捷、速成，使得天台的按部就班、踏實修行的止觀法門受到嚴峻挑戰。唐末五代是南宗禪如日中天的時候，直至宋代以降，那種訶佛罵祖的參禪方式依然是佛教界的主流，僧侶們渴望速成，擯棄循序苦修，自以爲忽有所得，去求個印證，便可以「立地成佛」。連文人蘇東坡也指出當時流行的不正常現象：「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²⁴知禮也斥責那種「邪解之師，別指一文，立爲頓頓義；」而且「不稟師氏口訣，專執一句，即足之者也」。以爲只須如此，便足以「直顯心性」。同時，吸取淨土宗的某些做法，形成「禪淨雙修」的發展勢頭。這種形勢對於歷來主張止觀修行傳統的天台宗來說，壓力不容小覷。

隨著佛教深入民間，大受百姓歡迎的淨土法門及其實踐已成爲佛教各家宗派必修的「課程」，包括竭力

固守天台原義的知禮，也不得不以懺法（如法華懺、金光明懺、彌陀懺、請觀音懺和大悲懺等）與淨土法門相結合，甚至發誓要以「自焚」的極端方式，以期「畢命自要，庶憑最後之強緣，以作往生之定業」。雖然他的誓言由於受到外緣的強有力制約，未能如願實行²⁵，但這種誓以「往生西方」爲期的宿願，加上「結社念佛」的漸次推廣，在整個世俗社會中所起的實際效果，對天台的提振作用幾乎沒有，反而多半是在爲淨土法門的弘揚「廣而告之」，以至於天台人普遍以念佛往生爲解脫之歸宿。如山外派晤恩坐化前即絕食念佛，寶雲義通以往生極樂淨土爲目標，智湧了然臨終，集衆送誦《彌陀經》而至西方世界。至於孤山智圓則更是以淨土爲其一生之總結，晚年最後的著作就是《阿彌陀經疏》²⁶。這些所作所爲，說的好聽是走「台淨合流」之路，實際是淨土宗的盛行進一步蠶食了天台的地盤，使得天台自身面目更加模糊，終至淹沒於「三教合流」的潮流中去了。

(2) 在教義上，吸取天台和其他宗派的長處，華嚴宗在長水子睿的努力之下，擇取禪學優長，推崇《起信論》，宣揚禪教一致。在其後學時代，又從高麗送回許多《華嚴經》章疏，大大推動了華嚴的復興。所有這些，使得天台人對宗派的前景感到憂慮，不得不爲是否

要調整發展方向產生分歧，如前文所述，所謂「山外派」接受華嚴教義的做法，引起與「山家派」多年的爭論，正是這種形勢的反映，外界洶湧澎湃的義學潮流，掩蓋了天台摩尼珠一般的光芒。

結語

儘管在中國佛教宗派中天台宗的理論成果和止觀實踐無與倫比，但是，我國不具備該宗那樣兢兢業業、踏實修行的主、客觀條件，國人普遍存在畏懼苦行的情緒，且又好高騖遠，因而難以長期吸引天才人物的加入。所以，缺乏理想的傳承人才成為天台發展的致命傷，而止觀修習的逐步喪失，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當然，台宗在中後期迫於形勢偏重於教理方面發展，更使天台與普通民眾漸行漸遠。

同時，進入唐代之後天台因失去統治者的外護而勢力大衰，復經「安史之亂」、「會昌法難」以及浙江農民武裝的衝擊，還有其他佛教宗派如禪宗、華嚴宗等的無形擠兌空間。所有這些，都使得天台宗未能發揮自身優勢而獲得應有的長足發展，被迫長期處於沉寂狀態。

也許不獨中國為然，人類歷史似乎也一再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世間最優秀的東西往往只能成為稀缺的「聖物」而受人膜拜，不可能為大多數人所真正掌握並

因此獲益，無論它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包括宗教。

註：

16. 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九《開皇十三年晉王廣受苦薩戒與智者大師》條。《大正藏》第四十九卷，第三六〇頁中。
17. 宋代志磐《天台九祖傳》卷二記載，唐太宗曾于貞觀二十年七月，詔法華智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大夫；高宗永徽元年六月，詔天宮慧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大夫。然而，北宋贊甯《高僧傳》卷六《智威傳》附慧威，並無記載，惟有湛然受皇帝徵召而不赴的記錄。而作為唐代所有帝王詔令彙編的《唐大詔令集》，亦無此說。故志磐此說的真實性，甚為可疑。
18. 贊甯《高僧傳》卷七《晤恩傳》，《高僧傳合集》第二四六一二四七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一九九一。
19.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一四〇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二。
20. 《方等三昧行法序》，《大正藏》第四十六卷，第九四三頁上。
21. 據史書記載，黃巢率部南下進入浙江地區，時在唐乾符五年（八七八）；而北上進入浙江的時間，則在乾

符六年（八七九）。

22. 贊甯《高僧傳》卷七《藏奩傳》，《高僧傳合集》第
四五三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一九九一。

23. 梁肅《天台止觀統例》，《刪定止觀》附錄，第
三三七—三三八頁，「天台藏」，臺灣湛然寺印行
本，一九九四。

24. 蘇軾《書〈楞伽經〉後一首》，《東坡七集》（上）
第二七四頁，中華書局年印行本，一九六四。

25. 據《教行錄》卷一記載，「師（知禮）年及耳順，乃
謂其徒曰：『半偈亡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為法如

是。吾不能捐捨身命以警發懈怠，胡足言哉？』於是

結十僧，修法華懺三年，懺滿共焚。」此舉引起學
士楊億（九七四—一〇二〇）等人的反對，他致函知
禮，提出疑問，並勸其住世弘法。知禮回復作出說
明，兩人往返書信前後達數十通之多。後知禮的同參
遵式也力勸住世說法利生，影響日大，方才唯「懺」
不「焚」。宋真宗感念其功德，賜號「法智大師」。

26. 參閱志磐《佛祖統紀·淨土立教志》，《大正藏》第
四十九卷，第二七一頁中—二八一頁下。

陳俐陵水墨繪畫佛像 提筆之前必先打坐

陳俐陵說：「畫佛心境很重要，通常我會先打坐，
心境平靜後再提筆創作。」他的繪圖構思與眾不同，取
像不一定要取全像，而是以人物的面部表情、肢體動態
為重點，擷取最能感動人、最有氣氛、最具代表性的部
分來繪滿畫面，這是她佛像創作最特別的地方，不僅如
此，她也嘗試著以歷史觀點，來表達出佛窟中佛像歷盡
滄桑的氛圍。

自幼篤信佛教的陳俐陵目前就讀於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美術研究所國畫組，擅長書法及水墨畫。在一次因緣
聚會之下，終於讓她接觸到佛教繪畫，踏進了從小就非
常熟悉、但從來不敢嘗試的佛教藝術殿堂。

剛開始她先以敦煌石窟的佛像作為嘗試對象，後來
漸漸多方面接觸不同的對象，也繪製日本寺廟中各種面
貌的金剛、力士，以及中國經典寺廟的佛教造像，還有
西藏寺廟裡神祕且深具力量的神佛壁畫。過程中，不斷
揣摩、實驗，慢慢找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佛光緣美術館寶藏館日前有展出陳俐陵的水墨個
展，名為「無住生心」，她認為，不住有為、不住無
為，如此不落兩邊的中道實相，不就是菩薩的心嗎？他
由表的希望觀賞者透過此次展覽，能夠看到心中悲智雙
全的佛菩薩！